

汪毅行醫逾40載 推《黔本草》收錄千味「黔藥」

貴州中醫盡仁心 系統修編苗醫藥



■汪毅（左二）、魏升華（最右）一行在紫雲縣四大寨訪問苗族藥師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攝

「照片準確真實 全部一手資料」

「我首先肯定該書照片的準確性和真實性，因為這全部來自他本人的第一手資料。」講起《黔本草》，已經退休的何順志顯然是有話要說。

何順志先後任貴州省中藥研究所所長、貴陽中醫學院藥學系主任、貴州省中醫藥研究院中藥研究所、民族醫藥研究所所長，與他的職業有關的職務，還可以開列一個長長的清單。

何順志說，從外觀來看，它很精緻的，圖文並茂。還有幾個特點，第一個特點，就是原植物圖。就是每一味藥，都用到它的原植物圖。這是他自己的東西，每一味都是這樣的，每一味都是至少4張圖，前兩卷書是這樣。書裡所有藥材的照片，都是原植物的，就是把它藥用部位加工成藥材和飲片進行拍照，這樣就「一一對應」了，也就是準確無誤。

填補貴州本草學空白

何順志還認為，《黔本草》填補了貴州本草學的空白。他介紹，大家熟知《本草綱目》，也知道雲南有《滇南本草》，四川有《蜀本草》，廣西有《桂本草》，因此《黔本草》的出版，填補了這一空白。

何順志還注意到，《黔本草》提出了「黔藥」的概念，圖書之中有實質性的體現。而所謂「黔藥」，則大致包括傳統的中藥和以苗族為主的各民族醫藥。

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，在已經出版的《黔本草》一、二卷收錄的400味藥材中，有苗族及其他民族藥名的，就佔345味，這就意味着對有待挖掘、整理的貴州各民族醫藥寶庫，《黔本草》已經成功地開了一個頭。

「魔芋在貴州省黃平縣的山上和土裡到處都是，不過，我們只曉得拿來做菜吃。」張傑說：「後來在汪老師給我開的藥裡，才知道它是苗醫治療癌症的『標配』和剋星之一。」張傑是貴陽中醫學院教授汪毅40餘年行醫生涯中諸多成功治癒的重症患者之一。汪毅長期從事中醫藥、民族醫藥的教學、科研和臨床研究。2000年前後，開始整理自己的研究記錄，希望能系統地整理出以苗醫為主的貴州民族醫藥。目前，已陸續推出《黔本草》的前兩卷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州報道

2011年，懷有六、七個月身孕的張傑發現脖子腫大，在一家醫院被確診患了甲狀腺瘤。生下女兒後，在另一家專門的腫瘤醫院做了切除手術。手術據說很成功，但在隨後的一次全身檢查中，卻發現肺部和其他一些地方有陰影。本身也是醫生的張傑知道，那些沒有切除乾淨或新生的癌細胞，存在「轉移」現象。

在確知西醫沒有治療「轉移」的方案後，張傑轉而求助中醫。通過曾就讀貴陽中醫學院的表妹楊青，找到其老師汪毅。身為貴陽中醫學院教授，汪毅卻給張傑開出苗藥處方，其中就有苗家常用藥魔芋。

尋常物竟是治癌「主攻手」

魔芋當然是尋常之物。張傑對它印象深，首先就因為它是如此尋常，卻承擔了治療癌症的「主攻手」，令人意外；其次是用量大。前後六、七年，張傑服用的每一劑藥，裡面都有魔芋，累計達100公斤

左右；第三，就是按汪老師的說法，張傑老家的野生魔芋好，乾脆叫她自己在老家「收」，自己加工、自己用。「我請家裡人給我『收』野魔芋，就在院壩裡洗乾淨，切片，曬乾，每劑加入30克。」張傑回憶說：「做藥的魔芋要先在開水裡熬兩個小時去毒，再加入其他藥材熬製。」

「當時就是一天一劑，吃了半年。半年之後又去做第二次檢查，核磁顯示，肺上的陰影就沒有了，表示那個『轉移』已經『消』了。我這幾年年年都複查，今年5月也去複查了。腫瘤醫院醫生說我各項指標都很好，都在正常範圍內，而且已經五年了，可以說是『臨床治癒』了。」

巧合的是，《黔本草》「魔芋」條目所用的圖片，正是拍攝於張傑的老



■汪毅（圖右）16年來堅持在周末野外考察。圖為汪毅在貴州黃平飛雲大峽谷野外考察。受訪者供圖



■汪毅（左）帶領弟子考察途中涉水穿過開陽縣紅溝大渠。受訪者供圖

16載野外考察「有圖有真相」

檢索目前已經出版的《黔本草》一、二卷，其所收錄的400餘味藥，每一味藥均以四至六幅圖片，來傳達該味藥材的原植物生長過程、原生境和藥材的直觀信息。「有圖有真相」，成為《黔本草》備受專家肯定和好評的主因。

「有圖有真相」來自汪毅團隊堅持十數年的周末野外考察，最早，則可追溯至2002年，至今16載從沒中斷。

以「認藥」為主的調研均在野外，汪毅為此購買了一輛七座「五菱陽光」微型車，並親任司機。該輛「五菱陽光」跑到最後，拿去修1,000多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沒修

好，說還要1,000多元。汪毅就此決定將這輛立下汗馬功勞的「五菱陽光」報廢。廢品公司出價450元，但拖車運費要200元，最後實得250元。汪毅笑言：「真正的『二百五（寓意又笨又傻）』了。」

汪毅介紹，每一味藥的條目，印在書上的照片雖然只有這幾張，但卻是從數十乃至上百張照片中，精心挑選出來的。「拍攝一味藥材，要拍它生長的過程，從開花到結果，到加工成藥材，全程拍，往往要跑很多趟。」汪毅說：「『五菱陽光』跑了三十四、五萬公里，變成『二百五』，為『真相』作出貢獻。」

包括汪毅，「五菱陽光」可坐7個人。其中一個「常客」，是該學院藥用植物與栽培教研室副主任魏升華。只要有可能，魏升華都參加考察。其他的，就是各自所帶的各屆學生。

今天來看，這個主要由醫和藥兩大專業師生形成的團隊，不經意間決定了《黔本草》真實和有用的基礎。「我側重於資源，側重於把『這一個』和『那一個』分清、認準，以免混淆，為『一一對應』提供專業技術意見。」魏升華說：「而圖片則留下最為珍貴的第一手信息，為辨認提供了原始依據。」

■貴州中醫汪毅行醫逾40載，仍從不間斷地每天保持為病人坐診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攝



■社區醫生張傑是汪毅成功治癒的重症患者之一。圖為張傑（右）在工作中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攝

家——貴州黃平縣的深山峽谷之中，即專業術語所稱之「原生境」。

原植物藥材圖片「一一對應」

「魔芋」收錄於《黔本草》第一卷第210至211頁，該條目所載圖片一共四幅。其中，三幅原植物圖，一幅藥材圖。三幅原植物圖片中，一幅係魔芋開花的特寫，一幅係魔芋植株——主要是散開枝葉的俯拍，另一幅除了圖片中心區域的一叢魔芋植株，還看得見植株生長的背景。藥材圖片，則是乾燥處理後的塊莖。有必要提及的是，該照片上的乾燥塊莖，正是取自前述三幅圖上呈現的植株。不止一位專

家指出，這種圖片和原植物及其藥材的「一一對應」，無論是從藥學還是醫學的角度，都非常重要。

正在發揮治病救人功效的400味「黔藥」，和魔芋一起，被《黔本草》一、二卷收錄。

汪毅說，鑑於貴州作為全國四大中藥材主產區的資源地位，以及他此前拍攝的數萬張圖片和收集到的素材，《黔本草》正準備在2020年出版第三卷，一共出到第五卷，預計收錄「黔藥」1,000味左右。

他透露，《黔本草》出齊以後，他還準備把多年的苗醫藥經驗系統總結一下。「內容有了，就是還沒想好體例。」

退休再拜名師 一日奔波只為半日求學

汪毅學醫，最值得稱道者，莫過於退休之後，仍求學不止。60多歲的汪毅，成了90歲的國醫大師柴嵩岩的學生。往往是頭天坐10餘小時的高鐵，從貴陽趕到北京，次日隨柴老在診室坐診半天，然後又是10餘小時的高鐵返程。柴老係中醫婦科泰斗、北京中醫醫院主任醫師。汪毅拜師，就是研習柴老創立的「柴氏婦科學」。

汪毅於1973年就讀於貴陽中醫學院中醫系。白天課堂聽講，晚上和周末，則到當時已經80多歲高齡的貴州名老中醫肖海源家中，聆聽肖老一生心得；還曾先後師從國家級名老中醫王祖雄和李昌源教授。1983年，還師從國家級名老中醫、傷寒論大家、貴陽中醫學院院長袁家譏教授，成為攻讀傷寒論專業的碩士研究生。

民族醫家「以藥傳醫」

汪毅學醫，還貫穿在他堅持十數年的野外考察全過程。以苗族為主的貴州各民族醫家，均是「以藥傳醫」，因此，汪毅以「認」藥為主線的野外考察，正好與各民族民間醫藥的傳承方式，有一種天然的內在聯繫。換言之，汪毅「認」藥的過程，就是向各民族採藥工、「土醫師」學習的過程。

汪毅行醫，則是其工作40多年來，一天也不曾中斷的日常功課。20多年前，為了研究苗醫藥，汪毅籌辦了一個名為「餘慶堂」的診所。除了上午在學校教學和科研，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，汪毅2點左右就會出現在診所，風雨無阻。

苗藥逐一亮相

圖片：香港文匯報貴州傳真



魔芋



矮陀陀



茨梨



黃鎖梅根